

吴三桂的发迹史

笑谈今古英雄，我说吴公有种

2

欲坎

子非鱼 著



吴三桂的发迹史

笑谈今古英雄，我说吴公有种

2

欲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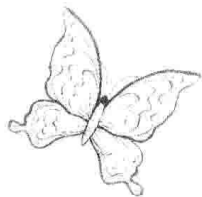
子非鱼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二部 欲坎



第一章 逐出京城

- 一、中秋之夜,吴三桂要陈圆圆弹奏《明月几时有》 / 363
- 二、吴三桂与陈圆圆月下谈禅 / 367
- 三、多尔衮向顺治皇帝进言 / 372
- 四、顺治皇帝给吴三桂送来一盒大月饼 / 375
- 五、陈圆圆又在释迦牟尼的像前许了一个心愿 / 379

第二章 休养生息

- 一、吴三桂携家带口入锦州 / 384
- 二、吴三桂与老者密谈休息养生之道 / 388
- 三、吴三桂为诸将请皇上赐以世职 / 392
- 四、吴三桂对陈圆圆坦言纳妾之事 / 396
- 五、吴三桂在锦州城里访妓女 / 401
- 六、吴三桂在玉春堂里卧花眠柳 / 405
- 七、吴三桂在锦州城外搭台祭祀父母弟弟 / 409
- 八、顺治皇帝诏见吴三桂 / 414



第三章 神州激荡

- 一、刘宗周绝食而亡,明廷故官拥立鲁王 / 419
- 二、父亲郑芝龙投降清廷,儿子郑成功效忠明室 / 423
- 三、大明朝廷出现的两个皇帝 / 427
- 四、神州大地掀起反清复明的浪潮 / 430

第四章 猛虎出山

- 一、吴三桂心中矛盾,问计于老者 / 435
- 二、吴三桂纵论收发之术 / 439
- 三、大西军与永历帝合师北拒 / 443
- 四、刘文秀说:吴三桂是只病狗 / 447
- 五、吴三桂反劾郝浴 / 452

第五章 三桂教子

- 一、吴三桂考问儿子取梨之法 / 457
- 二、吴三桂纵论取梨之法 / 461
- 三、吴三桂设计困境考验儿子 / 465
- 四、吴三桂阐述人与困境的关系 / 470
- 五、吴三桂帮助儿子渡过美女关 / 474
- 六、吴应熊尚主进京,吴三桂离别赠言 / 478

第六章 永历之证

- 一、杨畏知劝孙可望称帝 / 483
- 二、孙可望在贵州省内大造宫殿 / 487
- 三、李定国致书孙可望 / 491

四、孙可望想袭击柳州城内的李定国 / 495

五、永历帝给李定国送去血诏 / 499

六、李定国奉诏除贼 / 503

第七章 永历之竭

一、吴三桂智破石壶关 / 508

二、吴三桂与罗托等人在杨老堡商议分道进兵 / 512

三、永历帝问计于小太监 / 516

四、永历帝狼狈西逃，吴三桂率兵穷追 / 520

五、杨天被情所感，向吴三桂告密 / 524

六、马宝将军来投靠吴三桂 / 528

第八章 镇守云南

一、吴三桂与众大将商量去留之计 / 533

二、洪承畴来到吴三桂军中视察 / 537

三、洪承畴对吴三桂面授机宜 / 541

四、洪承畴竭力促成吴三桂开藩云贵 / 546

五、吴三桂收元江土司那嵩地为元江府 / 550

第九章 永历入缅

一、猎户说，在我眼里，皇上与兔子一样 / 555

二、土著女人要与永历帝睡觉 / 559

三、土著女人说她在强奸皇帝 / 563

四、茶花对永历帝说，我们是同病相怜 / 568

五、缅甸人要永历帝自己画地为牢 / 572

六、小女孩对永历帝说，皇帝就是白王 / 576



第十章 朝野相争

- 一、郝浴公私兼备奏劾吴三桂 / 581
- 二、顺治帝对吴三桂的投石问路之计 / 585
- 三、吴三桂决定以丢帅保车之策搪塞朝廷 / 589
- 四、吴三桂给儿子送去一百万两银票 / 593
- 五、鳌拜以缓兵之计为吴三桂解困 / 597

第十一章 初试牛刀

- 一、吴应熊以十万两银子买洪承畴一计 / 602
- 二、洪承畴教吴应熊助父脱困之法 / 606
- 三、吴应熊以五万两银子买到郝浴一张字据 / 610
- 四、吴应熊以郝浴的字据糊弄杨素蕴 / 615
- 五、吴应熊对付杨素蕴的连环之计 / 619
- 六、吴应熊对鳌拜开空头支票 / 623
- 七、吴应熊要和硕公主以兄妹之情溶化皇上 / 628

第十二章 智编降兵

- 一、顺治帝同意吴三桂出兵平乱 / 633
- 二、石图请求顺治帝赐给他与麻勒吉尚方宝剑 / 637
- 三、吴三桂用苦肉计获取麻石二人的好感 / 641
- 四、吴三桂提出收编降兵之请 / 646
- 五、马宝率降兵包围了藩王府 / 650
- 六、石图觉得自己吃了只苍蝇 / 654

第十三章 敲山震虎

- 一、石图向麻勒吉讨计 / 659

二、吴三桂与众将定下敲山震虎之计 / 662

三、吴三桂祭天发兵 / 667

四、何进忠巧遇瘴气 / 671

五、吴三桂巧计稳军心 / 675

第十四章 由榔被执

一、百岁老人笑论帝王之威 / 680

二、永历帝又找回了做皇帝的感觉 / 685

三、永历帝给使节送金簪子 / 689

四、缅人请文武百官吃咒水 / 693

五、永历帝想上吊而死 / 697

六、永历帝被押回云南 / 702

第十五章 丢帅保车

一、永历帝给吴三桂写信 / 707

二、吴三桂捧了个热山芋 / 711

三、吴三桂与马宝探视永历帝 / 715

四、吴三桂密杀永历帝 / 719

五、吴三桂哭帝,李定国殉主 / 724

第十六章 开藩云贵

一、顺治帝的遗言 / 729

二、吴三桂请赏 / 733

三、吴应熊请洪承畴出山 / 738

四、康熙帝加封吴三桂为亲王 / 742

五、吴三桂请杨天共享富贵 / 746





第一章 逐出京城

一、中秋之夜，吴三桂要陈圆圆弹奏《明月几时有》

八月的天空显得宁静而高远。

吴三桂与陈圆圆躺在吴府花园的葡萄架下，身上布满了被密密匝匝葱葱绿绿树叶筛成的大小不一的光斑。

吴三桂也斜着眼，让目光越过葡萄藤架，望着远处的天空。

天空之中除了些悠悠荡荡的白云之外，别无他物。

吴三桂心中突然冒出这个怪念头：要是有几只鸟从那天边飞过多好啊！

因为没有飞鸟掠过天空，吴三桂因此而烦躁起来。

自从他平西受到顺治皇帝的晋封以来，他的心情就没有再好过。按理，到了这种功成名就的时候，自己的心里应该充满快乐才对。然而，吴三桂心里除了惶惑之外，还有些许不安，却决没有常人认为应有的那种快乐。

吴三桂又埋下目光，也视着陈圆圆。幻觉出现了：吴三桂的视觉之中出现了两个陈圆圆。一个清楚明了，有血有肉，生动形象，触之生情，呼之欲出，让吴三桂顿生情欲；另一个虚虚幻幻，影



影绰绰，有头无躯，表情肃然，视之即近，触之即远，让吴三桂顿生肃穆之感。

吴三桂沉思为什么这样。

陈圆圆见吴三桂不言不语，且以异样眼光斜视着自己，心里顿生惧意，连忙问：“夫君何故如此看妾？莫非贱妾有什么碍视之处么？”

吴三桂一惊，顿时恍然。幻觉随之消失，神情为之清爽。吴三桂笑道：“爱妾如此貌美，岂会有碍视之处？”

陈圆圆说：“既然如此，夫君何故如此看我？”

吴三桂笑道：“只因我看到了两个圆圆。”

陈圆圆一惊，随即坦然笑道：“夫君开什么玩笑？明明只有爱妾一个在此，怎么会生出两个圆圆呢？”

吴三桂便调笑她：“爱妾无须惊慌，更不要吃醋！我想那只是我的幻觉而已。”

陈圆圆听后，神情为之一轻，然后也调笑吴三桂说：“夫君莫非有纳妾之心么？”

吴三桂笑道：“本人已因圆圆而应接不暇，哪有闲情逸致纳妾呢？”

陈圆圆便笑骂吴三桂：“夫君不必过谦！”

两人调笑了一阵之后，陈圆圆突然问吴三桂：“不知夫君眼中所见的两个圆圆各是什么样子？”

吴三桂说：“一个如真实的你。一身娇态，满脸风情，使人油然而生爱怜之心。”说完，吴三桂忍不住向陈圆圆伸过手臂，将陈圆圆的红酥之手抓过来，放在自己宽大厚实的掌心之中一阵把握。

陈圆圆心里顿生一种柔情蜜意。她娇滴滴地又问：“那么另一个是什么样呢？”

吴三桂说：“另一个如梦中你。有头无躯，虚虚幻幻，让人顿生肃穆之心。”吴三桂说完，不由自主地审视着陈圆圆来，仿佛想从眼前的陈圆圆身上找一些梦幻之中的陈圆圆的影子来。

陈圆圆娇嗔道：“贱妾在夫君眼中如此令人害怕么？”

吴三桂道：“不是因为爱妾不美，这只是我的幻觉而已！”

陈圆圆问：“夫君想没想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幻觉呢？”

吴三桂说：“我虽然没细想，但心里却能想出个大概来。”

陈圆圆问：“是什么呢？”

吴三桂说：“我想，第一个圆圆是我情感之中的圆圆；第二个圆圆是我精神之中的圆圆。”

陈圆圆问：“怎么会这样呢？”

吴三桂说：“因为第一个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让我产生爱恋之心；而第二个如梦似幻，虚无缥缈，令我生产肃穆之感。发乎于情，愉悦于体，自然是因为情感所致，所以说，第一个圆圆是我情感之中的圆圆。清醒于目。警醒于心，自然是因为精神所致，所以说，第二个圆圆是我精神之中的圆圆。”

陈圆圆没有想到吴三桂竟然能有如此多的说道，心里对吴三桂的敬慕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因为在她看来，吴三桂并非那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徒，能有此看法，全在于他的悟性奇高。

吴三桂说完话之后，并没有看陈圆圆，也没有看远处的天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看，只是在沉思默想着什么。

陈圆圆见吴三桂没再说话，知他心有所思，便不打扰他，也一门心思地想自己的心事。

吴三桂突然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圆圆答道：“八月中秋。”

吴三桂惊呼道：“八月中秋？”然后便叹了一口气。



陈圆圆本想问他何故叹气,但见吴三桂并没有告诉她的意思,便不再开口询问。她认为: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该问的便问,不该问的不要问。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不要说。

吴三桂说:“今天晚上,大家都到这葡萄架下饮酒赏月吧!”

陈圆圆感到奇怪:按说赏月应该到空旷之处去,怎么能够在葡萄架下赏月呢?然而,她话到嘴边,并没有说出来。她只是答应道:“我等下告诉大姐他们。”她所称的大姐便是吴三桂的结发妻子张氏。陈圆圆一向都很敬重她,所以,张氏也对陈圆圆很爱怜,有如亲姐妹一般。

晚饭之后,吴三桂及他的妻妾儿女们都来到了葡萄架下。佣人们早已在葡萄架下摆好了桌子椅凳,新鲜果品。桌上中央摆着一盒大月饼,旁边还摆着一瓶女儿红。

女佣为吴三桂、张氏、陈圆圆分别斟了一杯女儿红。陈圆圆见机,端起酒杯向吴三桂和张氏敬酒。

张氏虽不喝酒,也抿了一口以示感谢。吴三桂从来没有这么礼待过她,何况还有圆圆的殷切服侍,所以张氏特别高兴。

儿女们在葡萄架下吃了些月饼水果之类的东西,便到花园之中玩耍去了。张氏与陈圆圆说着贴己的家常话。陈圆圆在与张氏拉家常时,不时用目光瞟着吴三桂。

吴三桂躺着,在看远处的夜空。

夜空深邃而幽远,月光皎洁而明亮。他看着夜空,突有一奇异发现:离月亮越近的星星越暗淡,离月亮越远的星星越明亮。

他在想:是因为月亮使得星星暗淡了,还是因为星星自己暗淡了?

月亮已高高地爬到了天空。

儿女们已回家歇息去了。张氏也生倦意,起身离去,只有陈圆圆仍在陪着吴三桂。

月光透过葡萄叶，漏下点点清凉的光斑。

吴三桂突然对陈圆圆说：“月光如此迷人！爱妾弹奏一曲如何？”

陈圆圆手抱琵琶，手指在弦上轻拂一下，一串清音便从弦上飞出，直向暗淡而又深邃的夜空飞去。

陈圆圆问：“不知夫君要听什么？”

吴三桂说：“爱妾弹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来听吧？”

于是，陈圆圆便边弹边唱起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弹完之后，陈圆圆仍抚着弦，仿佛沉湎于此曲的情境之中。

二、吴三桂与陈圆圆月下谈禅

月亮已空空荡荡悬至中天，普天之地便都笼罩在皎洁而清寒的月光之下了。

吴三桂听完陈圆圆演奏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后，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没有再说话。他仿佛在看着浩瀚夜空里的繁星，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

陈圆圆自从上午与吴三桂在这葡萄架下闲聊之时起，便已观察到吴三桂有着满腹心事。只是她对吴三桂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心事无从猜起。按理说，家仇得报，封侯拜相都是人生极乐之事。吴三桂即使不乐，也无理由生出许多烦忧来的。因此，她一直想问吴三桂何故如此？然而，她却一直拼命地压制着自己这种



念头。

吴三桂突然轻叹一声：“天如此，人亦如此！”

陈圆圆不知吴三桂所发的感叹是何意思，连忙问：“夫君何故发此感叹？”

吴三桂便招呼陈圆圆过去，并让她躺在他的怀中。吴三桂对陈圆圆说：“你看这月亮有何变化？”

陈圆圆一时摸不清吴三桂的用意所在，又不好胡乱答之，便又问：“夫君是指哪方面呢？”

吴三桂问：“我们刚来时，月亮在哪边？”

陈圆圆说：“在东边。”

吴三桂问：“月亮现在在哪里？”

陈圆圆说：“在中天。”

吴三桂问：“等一下呢？”

陈圆圆不以为然地说：“等下自然到西边去了！”陈圆圆没有想到吴三桂问这些简单得连小孩也明白的问题是何道理。

吴三桂轻笑道：“这不得了！太阳也好，月亮也好，都是天空之过客，谁也难久悬于中天，都是起之于东，落之于西。”笑意中夹杂着凄怆。

陈圆圆答道：“此是自然之理也！”

吴三桂却肃然道：“虽是自然之理，而人却未必知道！”

陈圆圆说：“我便没有从中看出什么门道。”

吴三桂说：“以太阳之炽热，却难以盘踞在天空之中太久，只能匿迹于夜中，以待再出，更不用说占据中天了；而以月亮之皎洁，也难以处于夜空之中太久，只能藏身于昼中，以待复明，也更不用说占据中天了。”

陈圆圆笑道：“此本是自然之理，绝非夫君所言那样！夫君之所以认为那样，是因为你已将个人情感与意愿掺杂其中。陈圆圆

已揣测到吴三桂闷闷不乐的原因，所以在说话之时，留了几分心眼。

吴三桂却没有将陈圆圆的话往深处揣摸，只顾沿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炽热之太阳，皎洁之月亮尚且如此，何况你我这等凡胎俗子呢？”

陈圆圆见中秋之夜的吴三桂一再忧郁，起初本以为他是发远古之幽思，现在才知他是内心忧郁所致，再不好不问，便说：“夫君，家仇得报，封侯拜相本是人生极乐之事，你却为何反而闷闷不乐呢？”

吴三桂说：“我即刻便如天空中的太阳月亮了，所以我才闷闷不乐。”

陈圆圆惊道：“夫君正如日中天，何故出此不吉之言？”

吴三桂心里藏有几分惆怅说：“中天之后，便是偏西。”

陈圆圆没想到吴三桂会借自己的比喻来反击自己，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然而却无法补救，只好关切地问：“夫君何出此言？”

吴三桂说：“俗话说，战乱思良将，国宁盼贤臣。皇上与多尔袞原本尽管对我心生疑惑，却仍然宠爱有加，是因为他们有借重本将之处呢！”

陈圆圆知道吴三桂所说的“借重之处”是指借他之力去灭李自成之势。

吴三桂长叹一声，又说：“现在，本将再无大用，只怕来日不再有如此好过了。”

陈圆圆明知吴三桂所说在理，却仍然不得不安慰他说：“即便国家安宁，也得有将领到时能抵御外敌啊！”

吴三桂轻叹道：“爱妾所言自然在理。本将之意也未必就是穷途末日。本将的意思是，自己将来虽无遭受冷遇之时，却也难



有再受宠爱之机了。”

陈圆圆问：“难道夫君很在意皇上是否宠爱你么？”

吴三桂笑道：“本将非为自己将来不受宠爱而叹气，而是……”吴三桂说到这里打住了，目光凝视着陈圆圆。

陈圆圆知他对自己仍心存疑虑，也不动声色，只是平平淡淡地任他看着。

吴三桂接着说：“只是大业未竟，不能不谋求一些明哲保身之法。”

陈圆圆的表面虽然仍不动声色，而其内心却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她装着思索的样子，好一会才抚平自己的情绪，然后对吴三桂说：“夫君若求明哲保身之法还不容易！”她故意不说大业未竟之事，是想消除他心中的疑虑。

吴三桂轻笑反问：“难道爱妾有什么办法么？”

陈圆圆说：“俗话说，远生亲，近生疏。人与人相处真怪，天天相见，难免不生出什么矛盾来。若是相距甚远，你难窥我的不是，我也不知你的薄情，自然还会生一些亲情来。”

吴三桂问：“爱妾的意思是要我设法远离京城么？”

陈圆圆说：“正是。”

吴三桂说：“如果这样，只怕不需你我用心了！”

陈圆圆问：“夫君此话何意？”

吴三桂说：“据我猜测，皇上就在这两日要派我离京！”

陈圆圆惊道：“夫君怎么知道？”

吴三桂笑道：“只是仅凭感觉得知而已。”

陈圆圆轻吁口气：“我以为夫君听到了什么风声了。”

吴三桂正色地说：“虽然没有什么风声，但据我的经验，让我离京将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陈圆圆问：“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吴三桂说：“你别问我为什么！你对我说，你愿不愿意随我而去？”

陈圆圆笑道：“我虽然难如贞节之女子所做到的生是吴家人，死是吴家鬼那样，但我追随夫君，却是求之不得的了。”

吴三桂笑道：“这可是去受苦呀！”

陈圆圆决断地说：“纵然受苦，也是心甘情愿。”

吴三桂见她一脸坚毅之色，顿生爱意，忍不住将她抱得更紧，一阵狂吻。陈圆圆被他拥吻得娇喘吁吁，娇声道：“外面有寒露，只恐伤了夫君的身体！”

陈圆圆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见到陈圆圆的娇艳之态，吴三桂哪里还有魂在？他对她说：“莫说只是寒露，便是冰窟，本将也得厮杀一阵。”

两人在寒光弥漫的葡萄架下爱恋了一番。

等两人都心平气吁了，吴三桂说：“我想明日带你再到京城里去逛游一番。”

陈圆圆问：“夫君何故心生此念？”

吴三桂说：“上次与爱妾相逛之时，因事中断而未尽兴，我一直抱憾在心。”

陈圆圆似乎被吴三桂勾起了对某事的回忆，急切地问：“若要去，就得到卧佛寺去一下。”

吴三桂奇怪地问：“这是为何？你不是去过了么？”

陈圆圆说：“再去许一个心愿！”

吴三桂说：“上次你不是许了个什么要出家的心愿了么？”

陈圆圆赶忙止住他说：“不可胡说！”

吴三桂笑着问：“这次又许什么心愿呢？”

陈圆圆娇嗔道：“我对佛都还没有说，怎么能先告诉你呢？”



三、多尔衮向顺治皇帝进言

天地已浸没于一片黑暗之中，京城里只有皇宫仍是灯火辉煌。

多尔衮借助烛光仍在吃力地阅读着《明史》。也许是年老眼花的缘故，多尔衮费尽眼力才能依稀看见史书的文字。他在看明初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如何开国的：

“太祖既定宇内。惩元季姑息之弊，为政尚严。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且集政柄于一身。

废宰辅不设，君权高涨，此前未有……

达天下粗定，帝虑诸功臣跋扈难制，为后世子孙患。乃罗织其罪，大事诛戮，胡蓝两狱，株连元勋宿将，得免者盖寡，惨核寡恩，从古未有之也。”

多尔衮看完这里便掩卷深思：朱元璋借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遇春等人之力建国，然后又将有功之臣以各种借口捕杀，手段是毒辣了些，却是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现在我大清定都燕京，与明初有相似之处：都是开国之初，国家不宁，政权难稳。然而也有不同之处：明初是汉人统治汉人，而我大清是满人统治汉人。根据汉人的秉性可知：汉人自恃强大，宁受族人之死罪，不愿受外人之折辱。从自己强迫他们剃头而引起的抗清情绪高涨一事可知。

多尔衮觉得朱元璋治国之方略不可不学，也不可全学。像他对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采取先以高位尊爵笼络后又以各种借口捕杀的欲擒故纵的手法是用不得的，因为如果那样，易激起汉人对满人之仇恨。但对汉人之中的一些强悍之徒不能不加以抑制。

多尔衮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吴三桂。吴三桂除了那次请我们入关的行为是主动的外，其余均是被动的。由此可知吴三桂心里